

中国美術藝術

油画藝術

雕塑藝術

漆畫藝術

書畫藝術

篆刻藝術

漆畫藝術

書畫藝術

篆刻藝術

漆畫藝術

書畫藝術

篆刻藝術

世纪中国大师画论书系

20

世纪中国大师 画论书系

横看大师画论精萃

纵观百年画论简史

徐悲鸿画论

总主编 翟墨

编著 奚萼

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必须有十分严格之训练，积稿千百纸方能达到心手相应之用。

徐悲鸿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世纪中国大师画论书系

20

世

紀

中
國
大
師
画
論
书
系

横看大师画论精萃

纵观百年画论简史

徐悲鸿画论

总主编 翟墨

编著 蔚萼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悲鸿画论 / 裴萼编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9.7

(20世纪中国大师画论书系 / 翟墨主编)

ISBN 7-215-04252-9

I . 徐 … II . 裴 … III . 徐悲鸿 - 绘画理论 IV . J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9635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375 字数 104 千字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10.50 元

徐悲鸿传略

1895年7月19日，原本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江苏省宜兴县岳亭桥镇的人们像往常一样地劳作着，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天，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小镇上将诞生一位日后对中国画坛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这天深夜，临水而筑的一间简陋的茅屋里传出一声婴儿的啼鸣，那声音响亮而有力，一听就是个男孩。民间画师徐达章喜笑颜开，这个男婴是他家的长子，穷苦的农家添一口男丁是一件喜事。达章公费尽心思为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寿康，祈愿他健康长寿。这个名叫徐寿康的农家男孩，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

徐达章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画师，在当地小有名气，擅长人物画、绣像画，兼擅山水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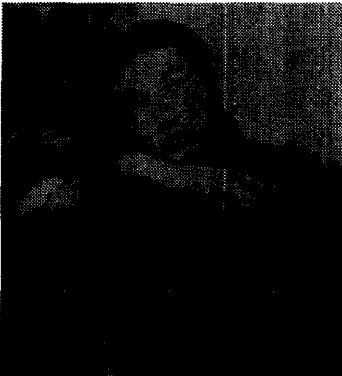
花鸟画。耕作之余,他在镇上以课徒和鬻字卖画贴补家用。当时照相还没有普及到民间,绣像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婚丧喜事少不了要请人画像,老人们也用绣像来留给后人作纪念,达章公主要靠绣像画来维持生活。

6岁的徐悲鸿在家中由父亲执教,开蒙读书,幼小的他非常喜欢读书,他父亲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第二年,父亲开始教他执笔学书。家里挂满了父亲的字画,耳濡目染,幼小的悲鸿对书画产生了浓厚兴趣。每当父亲作画时,他必定搬一张小凳子到画案前,站在凳子上静静地在一旁看父亲如何运笔设色,那目光中既流露出崇拜,又隐含着羡慕。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请求父亲教他学画,父亲看着这个长得还没有画案高的7岁的儿子,温和地对他说:“寿康,你想学画,爸爸很高兴,不过,你现在还太小,等过两年爸爸再教你,好吗?”小悲鸿虽然很失望,但还是懂事地点了点头。

1904年,9岁的徐悲鸿终于如愿以偿,他父亲开始教他习画,命他每日午后摹吴友如石印界画人物一幅,并学设色。从此,徐悲鸿与书画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一生毫无保留地交给了绘画。习画一年,他的进步非常明显,他父亲很放心地让他在自己的画中无关紧要处敷色,他的书法也很有长进,过年时,10岁的他就代替父亲,为乡亲们书写春联,岳亭桥镇上的人们都很喜欢达章公家的这位能写善画的小少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的多事之秋,外有西方列强的肆意入侵,内有封建政权的腐朽统治,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原本富庶的江南水乡也恶运难逃,人祸之外又遭天灾,1908年,徐悲鸿的家乡连降暴雨,庄稼悉遭吞噬,人们挣扎在生死线上,在万般无奈之际,达章公收拾好画具,带着年仅13岁的徐悲鸿,到邻近的县镇鬻字卖画,以谋全家的生计。这一次的流落异乡,似乎也就注定了徐悲鸿一生飘泊的命运。

流浪江湖的卖画生涯因达章公身染重病而中止,在外飘零了三年的悲鸿扶着全身浮肿的父亲回到了家乡,作为长子,他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不久,父亲在贫病中逝去,家里却连一文安葬费都没有,徐悲鸿含泪写信向亲戚告贷,热心的陶留芬先生不但立刻送来了钱,还亲自帮助安排了丧事。父亲辞世后,徐悲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19岁的他过早地体会到生存的艰辛和人世的无常。



1914年的徐悲鸿·1914年

为了养家,他不顾辛劳,同时兼任了三所学校的美术教员,以菲薄的薪水度日,但每日在三所学校间疲于奔命,终不是长久之计,他决定离开家乡到上海去寻找出路。有一位留法的同乡徐子明先生当时任教于上海的中国公学,徐悲鸿写了一封信恳求他的帮助,并随信寄上了自己的作品。热心的徐子明立刻将他的作品送给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看,李登辉很欣赏,答应为徐悲鸿安排一个工作。徐子明马上写信催促徐悲鸿赴沪。接到信的徐悲鸿兴冲冲地整理行装,来到了繁华而陌生的上海。到上海后,徐子明领他去见李登辉,李见他矮小单薄,还是个孩子相,就悄悄地对徐子明说:“此人完全是个孩子,岂能工作?”不久,徐子明赴北京大学任教,徐悲鸿在上海真是举目无亲,连一个可以投靠的人都没有。

天气一天天地冷起来,他仅有的一点盘缠已用光,又饥又寒,最后因身无分文而被旅馆的老板赶出大门,流落街头,在极度失望中,他回到了家乡。

回乡之后,他想以卖画为生,但在贫穷的农村,靠画画根本

不能糊口,于是他硬着头皮,再次赴沪碰碰运气。1915年夏末,他怀揣着徐子明写的一封介绍信前往商务印书馆,求见《小说月报》的主编恽铁樵。恽看了来信及他的几幅作品,很满意,答应让他为中小学教科书画插图。徐悲鸿高兴万分,一回到旅馆就写信向家乡的母亲及北京的徐子明报喜。谁知第二天一早,当他再次来到商务印书馆时,恽铁樵突然告知他国文部的一个主人认为他的画不合格,刚燃起的希望之火又被浇灭了。徐悲鸿踉踉跄跄地奔出大门,穿过热闹繁华的大街,一直跑到黄浦江畔,滚滚的江水奔流不息,绝望的青年在岸边徘徊着,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是纵身一跃,从此万事皆休,还是继续在苦难的人间挣扎,与命运搏斗?他矛盾着,犹疑着,想到家乡的母亲和弟妹们殷殷期盼的目光,他流下了酸楚的泪水。正在生死间彷徨之时,突然一个人拉住了他的胳膊,扭头一看,是商务印书馆里的小职员黄警顽。原来徐悲鸿离开商务印书馆时的绝望之态使这位热心的小职员放心不下,于是一路尾随着他,果然见他要寻短见,赶忙及时制止了他。黄警顽将他带回自己窄小的宿舍,两人同住一张单人床,同盖一床薄棉被,徐悲鸿暂时有了栖身之地,每个白天都到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看有关美术的书籍以及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

商务印书馆的对门是高奇峰、高剑父兄弟开办的审美书馆,专门出售美术图片。徐悲鸿经常到审美书馆去,对当时的商品绘画有了些了解。黄警顽每月只挣10多元钱,家里还有一位老母亲要养活。徐悲鸿为了不连累这位热心善良的穷朋友,每日都在寻找挣钱的机会。终于有一天,黄警顽帮他联系到一份工作,是为中华图书馆出版的一套《谭腿图说》画体育挂图。几天工夫,100多幅图就画好了,徐悲鸿得到一生中卖画的第一笔收入——30元稿酬。

不久,黄警顽向高氏兄弟推荐徐悲鸿。他们让徐悲鸿画一

张月份牌试试。可是，徐悲鸿最讨厌月份牌，连试一下都不愿意，他画了春夏秋冬四幅五彩花鸟屏条，因这种类型的画不太畅销，高氏兄弟勉强地收了下来，付给他20元钱。

生活慢慢有了转机，徐悲鸿变得开朗起来。他的求知欲非常强烈，谋生之余，大量地阅读书籍，在绘画方面，特别渴望能遇到一位良师指点一二。听说当时上海有一位著名的油画家周湘，他是我国创办第一所私立美术学校的西画教育家，徐悲鸿极想登门求教。黄警顽托商务印书馆美术部画家徐永青将他引见给周湘，徐悲鸿带了几幅作品向他请教。周湘很欣赏这位对艺术如此执着的青年，他的收藏颇丰，轻易不向人展示，这天却兴致勃勃地拿出他收藏的所有书画以及自己历年作品，徐悲鸿真是一饱眼福，大开眼界。

秋末冬初的一天，徐悲鸿将他作的一幅水彩写生雪景图托宜兴同乡唐先生带回岳亭桥镇，赠给一位曾慷慨资助过他的史先生。开茧行的唐先生此时住在上海的一家小旅馆里。湖州丝商黄震之来找他谈生意，在旅馆中看到了这幅雪景图，极口称赞，询问是哪位名家的大作。静立一旁的徐悲鸿谦逊地说：“此画并非什么名家大作，实乃小人的拙作。”黄先生闻言，立刻对眼前这位瘦小的年轻人肃然起敬，他关切地询问起徐悲鸿来沪的目的、今后的打算，当他得知徐悲鸿目前的困难时，豪爽地邀请他住到暇余总会。

暇余总会是黄震之主持的一家俱乐部，是富商们抽烟聚赌的地方。这里上午很清静，徐悲鸿可以安心地看书作画，下午到深夜，赌客与烟鬼蜂拥而至，非常嘈杂，徐悲鸿只好躲出去，逛逛书店。后来，他报名参加寰球中国学生会的夜校补习班补习法文，为日后留法作准备。下课后，总会里也安静了，他就在鸦片铺上过夜。

不久，黄震之在市场和赌场上双双失利，几乎破产，徐悲鸿

无法在暇余总会呆下去了。春节后,他报考了震旦大学,攻读法文。这所学校是由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收费很便宜,黄警顽和黄震之分别为他担负了学费和伙食费。入学时,徐悲鸿在姓名一栏中写上“黄扶”两字,以纪念两位资助他的黄姓朋友。

上海有一座闻名的哈同花园,是犹太富商哈同和他的中国妻子罗迦陵的宅第。他们在园中创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推传说中中国文字的创造者仓颉为圣贤,请了一批社会名流、前清遗老如康有为、王国维、陈三立、沈美叔、冯恕等来讲学,招收了200多名学生。大学需要悬挂仓颉的画像,于是,哈同花园就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征求画家创作仓颉像。黄警顽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徐悲鸿,鼓励他试一试。徐悲鸿依据史书上对仓颉“四目灵光”的记载,发挥想象力,描绘了一个满面须毛、四目炯炯、肩披树叶的巨大形象,这幅3尺多高的仓颉半身像被仓圣明智大学的教授们通过了。徐悲鸿也应邀住进了哈同花园里的剧场“天演界”一侧的客房,受到了总管姬觉弥周到的接待。一切安排就绪后,他开始绘制一组仓颉像,计划再画7幅,连同应征的那幅,共计8幅,直到离园时,他共完成了四五幅。遗憾的是这些画后来随着仓圣明智大学的风流云散也不知所终了。

住在园中的徐悲鸿结识了仓圣明智大学的许多教授,其中,与康有为的相识对他一生的影响很大。这位近代史上著名的维新变法人士,在政治上受挫后,就暂将热情投注到文艺方面。康有为收藏的书籍、碑帖、书法、绘画极为丰富,他的书画也很有气魄。一生中有过不少著名的弟子,如8岁能诗的林旭,16岁中举的梁启超,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译过雨果诗篇的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等等。康有为非常欣赏徐悲鸿,欲收之为徒,徐悲鸿当然求之不得。拜师礼在新闸路辛家花园康宅举行,徐悲鸿跪在地毯上对康有为叩了3个头,成了他的入室弟子。

在哈同花园内与蒋梅笙的相识则决定了徐悲鸿将有一段极

富传奇色彩、同时又具悲剧性的姻缘。蒋梅笙是徐悲鸿的宜兴同乡，是一位前清举人，在仓圣明智大学内教授国文，他的家住在哈同路民厚里，与徐悲鸿的住处只有一墙之隔，徐悲鸿闲暇时经常去探望这位老举人。梅先生有一位年轻的女儿，名叫棠珍，生得端庄大方，自小承父亲的教导，国学根底很好，闲时喜爱吹箫，是一位颇具吸引力的女子。成为蒋家座上客的徐悲鸿不由得爱慕起蒋家的这位小姐，蒋棠珍也很倾心于这位哈同花园的美术指导、年轻有为的画师，两颗心在相互爱慕中越靠越近，终于发展到渴望永相厮守的地步。蒋梅笙夫妇也真心喜欢这位有志气的青年，可是，蒋棠珍在13岁时即已许配给了苏州查家，毁弃婚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徐悲鸿决定带着蒋棠珍远走高飞。1917年5月14日，在上海的黄浦路日本码头，这对热恋中的情人登上了开往日本的海轮，送行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徐悲鸿的好友黄警顽，一个是蒋棠珍的母亲。蒋梅笙对此事故作不知。二老为了对查家有个交待，只好伪称蒋棠珍暴病身亡，怕查家不信，还真的买了一口棺材，装上许多石头，煞有介事地办了一场丧事，将棺材抬到苏州的一家寺庙存放，这样总算瞒过了查家。

那对幸福的人儿到了日本，徐悲鸿称蒋棠珍为碧微，他们租住了一家民房，开始了共同生活。稍事安顿后，徐悲鸿就一头扎进了各大博物馆中，他被丰富多彩的日本美术深深地吸引住了。遇到自己所喜爱的画册或名画复制品，徐悲鸿总是毫不迟疑地买下，刚过半年，他们所带的钱就全部花光了。为此，蒋碧微很不高兴，刚刚开始的共同生活就已淡淡地笼罩了一层阴影。

11月，他们回到了上海，徐悲鸿拜见了康有为，康有为问起了他日后的打算，劝他到北京谋求发展，并为他写了一封信，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弟子罗瘿公，一位富学识广交游的旧文人。

1917年12月，徐悲鸿偕蒋碧微到北京拜见罗瘿公。罗瘿

公非常高兴，立即给当时的教育部长傅增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希望他能给徐悲鸿一个赴法深造的机会。徐悲鸿喜出望外，立刻去见傅增湘。傅增湘诚恳地对他说：“您画得不错，可惜目前欧战未停。不过，你可稍稍等待，一有公派留法的机会，一定安排你去。”

在京等待留学的日子里，徐悲鸿结识了许多文化界人士。他租住在东城方巾巷的一所四合院内，与华林成为邻居。华林在北京文化界是个活跃分子，介绍徐悲鸿去拜访了蔡元培。蔡元培这位极力提倡美感教育的北京大学校长，于1918年2月22日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聘请了一批著名的画家担任导师，如陈师曾、贺履之、汤定之等人。徐悲鸿也被聘为画法研究会的导师。5月14日下午，徐悲鸿在北大画法研究会讲演《中国画改良之方法》，提出了改良中国画的要旨在于：“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

这一年的12月中旬，徐悲鸿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公派留学资格。1919年元旦，北大画法研究会为徐悲鸿夫妇赴法召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3月20日，他俩登上了海轮，离开了祖国。当海轮在伦敦港停靠时，他们上岸参观了大英博物馆、英国国家画院以及皇家画会展览会。大英博物馆中的藏品丰富，其中，古希腊巴底隆神庙的浮雕使徐悲鸿心醉神迷，流连忘返。一星期后，他们终于抵达了向往已久的巴黎。几乎等不及将住处安顿好，徐悲鸿的心已经飞向了卢浮宫，他拉上妻子兴奋地奔向了心中的艺术圣殿，可惜许多杰作都在战时被运到安全的地方存放起来，只有少量的展品陈列着；即使这极少的一部分，也足以让徐悲鸿激动不已，伫立在旧日大师们的原作之前，徐悲鸿如痴如醉。他如饥似渴地观摩着一幅幅名作，数月之中没有作一幅画，他深感自己过去作画“体物不精而手放佚，动不中绳，如无

缰之马难以控制”。这年秋天，他入朱利安画院学习素描。经过两个月的训练，他的素描突飞猛进。不久，他便去报考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拜著名的历史画家弗拉孟为师。徐悲鸿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弗拉孟对这位勤奋刻苦的中国学生也分外青睐。

1920年初冬的一天，法国著名雕刻家唐泼忒夫妇举行茶会，徐悲鸿应邀前往，在茶会上，结识了当时法国最为著名的写实主义大师达仰。达仰对徐悲鸿很有好感，嘱咐他每星期天早晨到他画室去。徐悲鸿喜出望外，自此，他每周都求教于达仰，直至1927年回国。

留学的生活非常清苦，菲薄的留学津贴仅够维持生活，但徐悲鸿仍改不了他那买书、买画册和图片的癖好，以至于经常没有钱吃饭，他就用一杯白开水、两片面包充饥，真是箪食瓢饮，苦心求道。在法期间，他结识了许多留欧的中国学生，如杨仲子、谢寿康、沈宜甲等人，还结识了旅欧的梁启超、蒋百里等。其中，他与杨仲子的关系尤为密切。专攻音乐的杨仲子才华横溢，除精通音律之外还擅长篆刻，徐悲鸿的许多印章都出自他手。

1921年春，巴黎举办规模盛大的全国美术展览。开幕那天，徐悲鸿一大早就赶到会场，流连了一整天，竟粒米未进，滴水未饮。当他在夜幕降临之时走出会场，发现外面已飘起了鹅毛大雪，一阵凛冽的寒风向他袭来，他猛地打了一个寒战，由于衣着单薄，加之一天未食，在风雪之夜，他又冷又饿，几乎难以移步，硬撑着回到家中。他以为用热水洗澡可以却寒，谁知刚洗了一半，腹部一阵强烈的痛楚差点儿让他摔倒在地，从此，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此病终身未愈。在他的一幅素描上有这样一行字：“人览吾画，焉知吾之为此，乃痛不可支也。”

1921年夏，由于国内政局动荡，留学生津贴中断，徐悲鸿在法国的生活日益艰难，胃病又不时地折磨他。听说战后德国通货膨胀，马克贬值，同样的法郎到德国可以维持较长时间的生活

开支,于是,徐悲鸿夫妇由巴黎迁居柏林。在柏林,徐悲鸿经常向同学于柏林美术学院院长康普先生。在德期间,他每天作画达10小时以上,经常去博物馆临摹伦勃朗的画,此外,柏林动物园中凶猛的狮子亦是徐悲鸿最好的写生对象。

在柏林,徐悲鸿结识了徐志摩、陈寅恪、俞大维、杨公召、杨公庶、朱家骅、张道藩等人。



1925年的徐悲鸿·1925年

1923年初春,徐悲鸿重返巴黎。5月,他的油画《老妇》入选法国国家春季沙龙。次年5月,在法国莱茵河宫举行了中国美术展览,这是一次中国留欧美术学生的成绩大展览,徐悲鸿当然参加了此次展览,与他同时参展的还有林风眠等人。

1926年2月3日,徐悲鸿首次旅欧归来。2月18日,田汉在上海举办梅花会,展出了徐悲鸿的油画人物40余幅,与会者有150多名文艺界人士,有蔡元培、林风眠、郁达夫、郭沫若、叶圣陶、郑振铎等人。

在上海稍作停留,徐悲鸿回到巴黎。他畅游瑞士和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罗马等地,饱览了古今艺术名作。

1927年8月,徐悲鸿结束了长达8年的留学生涯,回到了上海,暂住在老朋友黄震之家中。这时,有许多青年慕名而来,登门求教。一天,在黄警顽的介绍下,徐悲鸿接待了一位刚20出头的年轻人,徐悲鸿看了年轻人的画,夸赞道:“现在许多画画的人脱离现实,像你这样从现实生活出发的人,在中国还少见。”这位年轻人名叫蒋兆和,自幼家贫,16岁只身流落上海,爱好美术却无人指导。一样的贫寒出身,一样的艰苦奋斗,使两个人的

心连在了一起。此后，蒋兆和经常登门求教，徐悲鸿对他关怀备至。蒋兆和日后果然成为一位著名的画家，并和徐悲鸿保持了终身的友谊。蒋兆和曾深情地写道：“知我者悲鸿，爱我者悲鸿。”

1928年1月，徐悲鸿与田汉、欧阳予倩在上海组织“南国社”，并成立南国艺术学院，任绘画科主任。1928年3月，南京中央大学聘请他担任该校教育学院艺术教育专修科美术教授，这样，他开始了往返于沪宁两地的绘画教学工作。南国艺术学院给了他一间画室，他将自己的书籍、画册全部搬到学校，任由学生翻阅，他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在画室里度过的。此时，他开始构思巨幅油画《田横五百士》，此画取材于《史记》：齐国的后裔田横是抗秦的豪杰，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后，得知田横与500名兵士固守在一个孤岛上（今名田横岛），担心他日后作乱，便下诏令：如田横投降，便王或侯；如果不降，则血洗孤岛。为了保存战友们的性命，田横带着两名兵士向京城进发，在离城30里处自刎而死。汉高祖又派人去招降岛上的兵士，他们听说田横已自刎而死，500人毅然蹈海而死。徐悲鸿留欧8年，回国之际，正值蒋介石叛变革命，而竟有许多知识分子卖身求荣，投靠反动派。徐悲鸿选择这一个历史题材，歌颂志士们“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鞭挞那些软骨媚颜之徒。

在南国艺术学院，他最得意的学生是19岁的吴作人。那是他刚回国不久，田汉邀他来上海艺术大学讲演，讲演结束后，他到各教室去看各班学生的作业，当他走进一年级教室时，一张虽显幼稚，但造型准确、灵气逼人的素描习作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激动地大叫道：“这是谁画的呀？”“是我的。”一位身材修长的年轻人腼腆地应声道。徐悲鸿跷着拇指夸他画得不错，大有前途，并给他留了自己的住址，让他每星期天到家里去，单独辅导他。后来，在徐悲鸿的帮助下，吴作人于1930年春赴法留学，日后成

为著名的油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善于发现人才、造就人才,堪称美术界的伯乐。

南国艺术学院平静的教学生活被蒋碧微突然打断。与张道藩关系密切的蒋碧微对田汉等共产党人很是反感。张道藩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蒋碧微不希望徐悲鸿与共产党人过从太密,于是擅自做主到南国艺术学院,将徐悲鸿的画具、书籍、画册全部搬运回家,以离婚为要挟,逼迫徐悲鸿离开南国艺术学院。在万般无奈中,徐悲鸿只得告别田汉,移居南京。

这年暑假,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黄孟圭先生来函邀请徐悲鸿去福州为该厅创作油画《蔡公时被难图》。福州人蔡公时是“五卅惨案”中被日本军阀杀害的烈士。徐悲鸿怀着崇敬的心情塑造了烈士凛然就义的光辉形象,完成后的油画陈列在福建省教育厅。当该厅询问他要多少稿酬时,他分文不要,只请求福建省能给他留学生的名额。于是,他的学生王临乙得到了赴法学习雕塑的机会,吕斯百则去法国学习油画。学成归国后,王临乙成为著名的雕塑家,长期担任国立艺专教授、中央美院教授和雕塑系主任,吕斯百则成为著名的油画家,长期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兼主任,他们为祖国的美术教育事业贡献了一生。

1928年,北平成立教育行政区,李石曾任北大校长,原北平美专改为“艺术学院”,仍隶属北大。10月,徐悲鸿接到李石曾发来的聘书,聘他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11月,徐悲鸿接任此职。到任后,他便前往西单跨车胡同登门拜访了齐白石,这位67岁的老画家当时处境十分孤立,在顽固守旧的北京画坛备受冷落。徐悲鸿力排众议,聘请齐白石担任北平艺专国画系教授。此外,徐悲鸿还进行了以素描写生为基础训练的教学改革,也受到强烈的阻挠。不久,学校又因经费和体制问题发生学潮。1929年1月底,徐悲鸿辞去校长职务,返回南京,仍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徐悲鸿南归前夕,齐白石画了一幅《月下寻归图》赠

别，并在画中题了两首伤别之诗，其中一首写道：“一朝不见令人思，重聚陶然未有期。深信人间神鬼力，白皮松外暗风吹。”回南京后，徐悲鸿亲自作序，为齐白石出版了第一本画集。难怪这位老画家在给徐悲鸿的信中写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徐君。”

1929年4月10日，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美展在上海开幕，因与展览会的主办者意见不合，徐悲鸿拒绝参展。4月23日，他在《美展汇刊》上发表了《惑》（致徐志摩的公开信），与徐志摩就西方现代艺术展开论战；接着，又陆续发表《惑之不解》等文，继续论战，这一场著名的论战表明了徐悲鸿绘画上彻底的现实主义倾向和对现代艺术的深恶痛绝。

巨幅油画《田横五百士》终于在1930年完成，徐悲鸿又开始构思创作巨幅国画《九方皋》，这又是一幅取材于历史故事的作品。《列子》中有一个故事：春秋时代有个叫九方皋的人，非常善于识马，年老的伯乐向秦穆公推荐九方皋，秦穆公就让九方皋为他物色一匹千里马，在各地挑选了3个月，九方皋终于相中了一匹骏马。他回来拜见秦穆公，穆公问他：“你相中的是一匹什么颜色的马？”“黄色。”九方皋答道。穆公又问：“是雌的还是雄的？”“雄的。”九方皋又答。穆公让人牵马来看，却是一匹黑色的雌马，他不禁大失所望，对伯乐说：“九方皋连马的颜色与雌雄都分不清，怎么能识别马的好坏呢？”伯乐摇头道：“您有所不知，九方皋相马，见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呀！”穆公闻言，令人试马，果然



徐悲鸿穿工作服照·1930年

是匹天下难得的千里马。在国民党统治下,大量优秀人才被埋没,有感于此,徐悲鸿借古喻今,希望政府在民族危亡之际重视人才,以图国家的振兴。这幅宽351厘米、高138厘米的中国画完成于1931年的冬天。爱才惜才,不顾一切代价地培养人才为徐悲鸿一生所坚持,在他困苦的青年时期,有那么多热心人慷慨相助,使他成为有成就的画家。同样地,他自己也从不放过帮助任何一个有才之士的机会。

1931年7月,徐悲鸿率中央大学学生赴庐山写生归来,途经南昌市。此时,画家傅抱石正失业在家,处境非常困窘。当他得知徐悲鸿来到南昌时,忙带上自己的作品到旅馆去拜访。当他到达旅馆时,发现里面座无虚席,轮到接待他的时候,他打开腋下夹着的一个小布包裹,拿出一卷画来。徐悲鸿顿觉眼前一亮,一股灵气扑面而来,画面上峰峦密布,画幅不大却气势恢宏。徐悲鸿兴奋不已,忙与傅抱石叙谈起来,由于白天要接待的客人太多,他嘱咐傅抱石晚上再来详谈。当晚,傅抱石又挑选了十几幅山水作品前往旅馆,不巧徐悲鸿被几个老朋友拉走了,临走留下话,让傅抱石将画留下,有空再叙。傅抱石放下画,怅然而归。

第二天一早就下起雨来,傅抱石望着雨丝飘飞的窗外,心烦意乱。他出身贫寒,做过伞匠,当过小学代课老师,自小迷恋绘画,常去邻居一家裱画店欣赏书画作品,裱画店的老板见他如此好学,便让他去临摹一些名作,29岁的他从未拜过师,绘画全凭自己摸索,特别渴望能有一位良师指点迷津。此次徐悲鸿途经南昌,真是机会难得,可是登门求教的人那么多,先生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指导自己呢?想到此处,傅抱石心中更加烦乱起来。突然,他听到了敲门声,下这么大的雨,会有谁来呢?当他打开门时,出现在眼前的竟是徐悲鸿先生。他惊喜万分,激动得不知所措,刚在屋里坐定,徐悲鸿就兴奋地说:“傅先生的山水画造诣不浅,前途远大,我建议先生出国留学,开阔眼界,读万卷